



沪 剧

大闹天官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36.51



阿必大，弹棉花。

兄妹会，双诉苦。



养媳妇，
受尽苦。



疼侄女，
陷火坑。





忍怒火，会凶婆。

好婶娘，评道理。





雌老虎，要动武。

回娘家，笑呵呵。



前 记

《阿必大》是沪剧传统剧目之一。通过一个童养媳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旧社会婚姻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受害者对这一制度的憎恨和反抗。

这个戏原来是多场的中型剧目。一九四九年秋，我曾把它扩大为大型剧目，但扩大后戏就不够紧凑了。一九五二年夏，上海沪剧团老艺人张剑峰、丁婉娥、丁慧琴、夏福麟和沈锦文等同志重将原本演出，并记录下来，再经丁是娥、石筱英等同志丰富加工，又在剧团内部演出一次，仍觉冗长。一九五四年夏，再予整理，决定选择以“弹棉花”“兄妹相会”“亲家相争”的三场为主要内容，并将各场中所删去的精华部分尽可能的并入这三场里面，也保留了以前整理时的加工部分，就成了现在这个整理本。在经常演出中，它很受观众及业余剧团的欢迎。

在数次整理过程中，我曾向沪剧界的许多前辈艺人请教，并得到不少帮助，谨在此致谢。

文 牧

一九五六年十月底

人 物

婆婆 阿必大 陆阿大 婶婶

〔幕启：婆婆上。〕

婆 婆 （唱）冬天日出黄枯枯，
李家娘娘想家务。
侬个当家人名字就叫李九官，
常常在外头贩猪猡。
老夫妻只有一个独养子，
身材生得矮勿过，
一尺三寸长衫着仔地上拖，
人人叫伊石秤砣。

我们老夫妻俩只有一个儿子，今年已经十六岁哉。勿晓得为啥养勿大，还是小来一点点，一件长衫只有一尺三寸长，穿在身上还在地上拖发、拖发。不过囡末小，聪明倒聪明来。有一次，我老头子心情斜好，他讲老太婆，我带你去白相。我讲到啥地方去白相？他讲领你到

上海去白相大世界。我讲好的。我想，我们老夫妻俩一道去白相，小囡甩在屋里，我倒有点不放心。我同老头子讲，要末领秤砣一道去。老头子讲好的好的。我们三人一道到上海。到上海路远，要乘车子，我们乘着一辆车子狭油油的，长末蛮长，上头有条小辫子吊起来，开的辰光“咣咣咣”会响的，人家讲这个叫“咣咣车”。上了车，有人走过来叫卖票。他讲大人要买票，小人可以勿买。侬囡十六岁了，不买票，想想难为情。他倒要面子的，就顶发顶发顶起来。我想，你顶起来要买票的。我就轻油油的拿他长衫袖子管一拉，肩上一压。侬囡真聪明，就朝地上一埋，矮脱半个头，就此一张“咣咣车”票子勿曾买呀。我们进了大世界。喔唷！大世界里闹猛来，走进门口，有两面哈哈镜。我想去照一照，我勿晓得门道，照着一面长的，一照末，一吓呀，一个人长来象根电线木头。侬个囡也去照了，照了一面短的。啊呀，囡呢！仔细一看呀，侬个囡象踏扁了的灯笼壳子呀！好白相来。我是自己养的，欢喜来，小末小，小惹劲（注：小有趣），一点都不占地方，做起衣裳，料作也好

省点啦！嗨，恨只恨——

(唱)隔壁邻舍都在讲究我，

讲我养得出迪种能格好宝货，

啥人家的姑娘肯来做媳妇。

我是越听越光火，

就托南村许媒婆。

事情真凑巧，

陆家宅有个陆寡妇，

新死男人实在苦，

她有一个侄囡名叫阿必大，

我难为十块钱，

一套花布短衫裤，

从此后，

我有了媳妇做婆婆。

提起必大迪个死货色末，真象踏碎皮球一包气。我想屋里人手少，事体多，领个养媳妇来好替替手脚，啥人晓得，十多月来，一桩事体都看勿入眼，真正叫讨手脚。讲讲她，不懂；骂骂她，不痛；打打她，人家讲我做婆阿妈太凶。天下世界婆管媳妇嘛也不是我行出来的呀，这个末历朝下来是这样的。唉，做人真正难呀！

(唱)提起必大这个死货色，

贪吃好晒真懒惰。

真是无媳妇熬媳妇，

有了媳妇气煞婆。

(开门出外盼望)我的宝贝儿子，跟了他爹出门贩猪，一个多月旡没回来，不知身体好哦？我开开门看看他们回来哦？勿象！看今朝天气蛮好，还是到观音堂去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保佑！让他们爷田两家头在外面顺顺当当。(进门来)让我叫必大出来，(喊)必大！必大啊！(愤怒唤)死货色！

〔阿必大内应：“喂！婆阿妈！”

婆 婆 叫她必大倒不理我，叫她死货色末就婆阿妈。我自己骂自己呀，(怒。向内)给我死出来！

〔阿必大内应：“来啦！”上。给婆婆凶狠的目光吓住。

阿必大 婆阿妈……叫我做啥？

婆 婆 死僵僵地，你在做啥？

阿必大 在里面汰衣裳。

婆 婆 (责怪地)汰你的老衣！

阿必大 婆阿妈，是你的衣裳。

婆 婆 今天我又旡没换过！

阿必大 是你昨天换下来的。

婆 婆 昨天的为啥昨天勿汰，要摆在今朝汰？

阿必大 昨天一早起来，你就叫我纺纱、弹棉花、搓条子，一直做到半夜里。

婆 婆 好哉，好哉！做得苦煞哉！被人家听见了，好听哦？能有多少生活？手里一滚就做好哉！也用不着磨到成更半夜，难为多少灯油。

阿必大 （不敢讲话）

婆 婆 对你说，今朝我要烧香去。

阿必大 婆阿妈要烧香去？

婆 婆 听见我要出去，你开心来！眉花眼笑，（学阿必大口气）婆阿妈你去烧香去啊！告诉你，我去烧香，你在屋里做生活。

阿必大 婆阿妈！做啥生活呀？棉花早已弹好，条子也搓好，纱也纺好，齰齰衣裳也汰好了。

婆 婆 死货色！生活做得完啦？生活生活要生出来的。早晨头弹棉花，下半天搓条子，夜里纺纱。

阿必大 （哭）啊……又要做到四更里了……

婆 婆 你啥哭得出，眼泪水迪能多，给我缩进去。

阿必大 婆阿妈，眼泪不好缩的呀！要末揩脱。

婆 婆 你只死货色，勿要勿知足，我看你做媳妇比我做媳妇辰光好得多啦！象我做媳妇是真正苦，要做来脚勿登地，早晨做到夜，吃是轮不到的，睡觉是旣没名份，两只眼睛酸了睁不开，只好挨班落班，真正酸末叫一只眼睛睷一息；这只酸末，这

只闭这只睁开啦！两只眼睛都要闭下来，那能办呢？拿两根茶叶梗子撑起来。死货色，我问你：平常弹多少？

阿必大 八两。

婆 婆 我今朝去烧香，看在菩萨面上少弹点，弹半斤。

阿必大 婆阿妈，一样的。

婆 婆 瞎讲，八两是八，半斤是半，八两多半斤少。

阿必大 婆阿妈，我懂的，是一样的。

婆 婆 敢回嘴！（扭阿必大的手臂）

阿必大 哇……（哭）

婆 婆 兜起来，拿棉花！（打开花包，取出棉花）

阿必大 （解下围身，铺在地上盛棉花）够了，婆阿妈，八两多了……

婆 婆 还不到四五两呢！

阿必大 婆阿妈，够了呀！

婆 婆 再加点。

阿必大 太多了弹勿完。

婆 婆 死货色，买糖要三饶头啦！再加点，拿去吧！

阿必大 婆阿妈！到啥地方去弹呀！

婆 婆 老地方，三老太婆家！

阿必大 婆阿妈，三好婆勿肯借了。

婆 婆 啥体勿肯？

阿必大 三好婆讲……

婆 婆 讲啥？

阿必大 她讲你自己屋里有啦不用，常常到她们屋里借来用，拿她们弓弦绳弹来断完，弹花衣棒弹来旧完，勿肯借啦。

婆 婆 这老太婆倒邪坏呀。我和你枉为是几十年的老姐妹，啥，这点情份也没有哉，在小囡面前说坏话。你只老太婆想想看：你问我借过东西哦？你啥忘记了哉！有趟你问我借仔粳米还我糯米，我响啥哦？

阿必大 糯米好吃呀！

婆 婆 那末粳米涨性好呀！还有一趟你问我借鸭蛋还我鸡蛋末我同你讲啥哦？

阿必大 婆阿妈，鸡蛋吃了补。

婆 婆 死货色！那末鸭蛋大呀！喔唷！我想想气来！还有一趟仔，你问我借稻柴还我花其柴末，我也不曾同你响啥呀！

阿必大 婆阿妈，花其柴火力旺呀！

婆 婆 死货色，稻柴灰多呀。还有一趟啦，你问我借只绣花针，还给我只扎底针，我对你响啥哦？

阿必大 婆阿妈，扎底针大呀！

婆 婆 绣花针上有尺把长的线啦呀。这只老太婆，有嘴讲别人，无嘴讲自身。

阿必大 婆阿妈，三好婆勿在屋里，你骂她做啥

啦？

婆 婆 死货色，勿在好骂呀，在末，大家勿要吵相骂啦？你做生活，我烧香去哉。

阿必大 婆阿妈，你啥辰光回来呀？

婆 婆 死货色，要你管我啦？！嗨！我晓得你呀，等我前脚一走，你拔脚出去白相哉，晓得我要转来哉，你就挨法挨法再死转来是哦？你想偷私怪（注：偷懒）。

阿必大 婆阿妈，不是的。

婆 婆 那末做啥？

阿必大 我……我吃的呢？

婆 婆 死货色，生活还没有做，倒先想吃了。

阿必大 我做仔一早晨生活，还没有吃过饭呢。

婆 婆 啥！啥人叫你不吃？

阿必大 锅子里已经没有了啊！

婆 婆 （旁白）锅子里已经没有哉？（对阿必大）灶脚边上。

阿必大 婆阿妈，灶脚边上是猫吃的呀！

婆 婆 管它猫吃的狗吃的，总归吃得饱的！

阿必大 冷的呀。

婆 婆 冷？放在太阳里晒晒热。

阿必大 毛也长得很长了。

婆 婆 毛长末，吹脱点，吹勿脱末拿只板刷刷脱点！

阿必大 已经酸了呀。

婆 婆 酸？酸往肚里钻！你只死货色，要烦煞人哉！

阿必大 （哭泣）

婆 婆 （拎香篮出门）把门关了！闩了、撑了，我不回来，不许你开门。

阿必大 关了门，里面暗，做生活更看不出的。

婆 婆 暗？不会把门闩吊起来吗？

〔阿必大吊门闩。

婆 婆 （旁白）这死货色，象肚里吃仔门闩回勿转来，真正要气死我。喔唷，阿弥陀佛……（边念边下）

〔阿必大关上门，搬出工具，坐在小凳上弹棉花，想起心事。

阿必大 （唱）手弹棉花想想苦，
忍不住双珠眼泪落胸脯，
从小爷娘身故世，
兄妹两人受尽苦，
幸亏是爷叔婶娘来照顾。
爷叔也是家穷极，
叫哥哥拿了衣衫进典当铺。
想勿到哥哥会打伤汪朝奉，
闯出了泼天大穷祸。
爷叔急得身故世，
婶娘就此做寡妇。
苦处轮到我阿必大，

姑娘啊！你会答应许媒婆，
我十三岁就做了养媳妇。
轿子一到三岔路，
我听见人家三三两两勒讲究我。
说阿必大啊阿必大，
必大生来命里苦。
为啥别的村庄勿去给，
偏要给在李九官家做媳妇。
小官人生得矮小勿象样，
婆妈是凶来象只雌老虎，
说我一到婆家要吃尽苦。
我在轿子里……
真想腾云插翅逃生走，
只恨害人的许媒婆，
她拦住轿门看牢我。
到婆家，起先三日还算好，
好象婆妈还欢喜我，
吃得饱来穿得暖，
轻便生活是我做。
三朝一过到第四日，
婆妈开口就喉咙粗，
轻便的生活婆妈做，
重的生活交给我。
四更天晒来五更天起，
睡觉也冇没好床铺。

勿是骂来便是打，
身浪厢旡没一块好皮肤。
我到此地……
婶娘也勿曾来望过我，
婆妈她勿许我走走娘家路。
我好象断线风筝跌落在深山里，
纸破骨断无人来照顾我。
真是想想苦来算算苦：
象黄连树做凳子我坐仔苦；
象黄连树做踏板我立仔苦；
黄连汤淘饭我口口苦；
黄连水沐浴我一身苦；
我好象药材店里一块揩台布，
揩来揩去全是苦，
真象满园落苏（注：茄子）经勿起啥
霜来打，
象东海洋里黄沙经勿起浪来磨。
迪能看芦席盖被娘家好，
蚌壳里煎汤自暖肚。
世界上养仔女儿苦做苦，
决勿要做人家养媳妇。
〔陆阿大上。〕

陆阿大 （唱）寒冬腊月百草枯，
穷人肚中苦水多。
我陆阿大，